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區域貿易協定與東亞國際政經體系之重組

RTAs and the Restructuring of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o-economic System in East Asia

doi:10.30390/ISC.200211_41(6).0004

問題與研究, 41(6), 2002

Issues & Studies, 41(6), 2002

作者/Author：趙文衡(Wen-Heng Chao)

頁數/Page：81-107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2002/11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30390/ISC.200211_41\(6\).0004](http://dx.doi.org/10.30390/ISC.200211_41(6).0004)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區域貿易協定與東亞國際政經 體系之重組*

趙文衡

(台灣經濟研究院中華台北 APEC
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摘要

近年來區域貿易協定 (regional trade agreement or arrangement, RTA) 的談判與洽簽在全球蔚為一股風潮，於東亞地區也有日益發展之趨勢。各種洽簽的建議紛紛被提出，例如日新自由貿易區、東亞自由貿易區、(中)日韓自由貿易區、東協加中共自由貿易區等不勝枚舉，其中有些提議如日新自由貿易區已付諸實現。由於東亞地區特殊的國際政經環境，相較於其他地區，此區域較易以 RTA 作為策略互動的工具，各國也較易將 RTA 視為改變區域權力結構的機制。因此在各國紛紛尋求 RTA 的訂立之際，東亞國際政經體系正經歷激烈重組。然而現有的文獻多著重在經濟層面，而忽略非經濟層面的研究。本文的目的即是要強調 RTA 在非經濟層面的影響，探討 RTA 的訂立如何影響東亞國際政經體系之重組，並尋求台灣在此一潮流下的自處之道。

關鍵詞：自由貿易協定、東協、中共、骨牌理論

* * *

自一九九〇年代起，區域貿易協定 (regional trade agreement or arrangement, RTA) 有蓬勃發展的趨勢，向 WTO/GATT 登記的 RTA 由一九九一年的 42 個快速增加到二〇〇二年四月的 168 個。此一時期國際環境的幾項重要發展有利於 RTA 的形成。例如，共產政權崩潰，市場經濟成為主流；多邊貿易體系自由化進展不順利；歐洲整合加快而引發其他各區域之防衛與效尤；美國對自由貿易協定的態度由拒絕轉為接受等。^①在這些國際客觀的大環境的襯托下，東亞地區的 RTA 興起尚與一九九七年

* 本文初稿曾發表於中華台北 APEC 研究中心主辦之「區域貿易協定暨其對 APEC 及我國參與策略之影響」研討會，民國 90 年 9 月 5 日，台北。作者感謝兩位匿名審查人之悉心指正。

註① Percy S. Mistry, "The New Regionalism: Impediment or Spur to Future Multilateralism," in Bjorn Hettne, Andras Inotai and Osvaldo Sunkel eds., *Globalism and New Regionalism* (London: St. Martin Press, 1999), pp. 124~126.



金融危機及 APEC 推動部門提前自由化 (Early Voluntary Sectional Liberalization, EVSL) 失敗等特殊地區性因素有關。由於這些因素使得東亞地區 RTA 至一九九〇年代下旬才如雨後春筍般興起。

RTA 為國與國間各種形式的貿易協定，其涵蓋範圍相當廣泛，由關稅同盟 (custom union) 到自由貿易協定 (free trade agreement, FTA) 到片面優惠協定等都屬於 RTA。^②世界貿易組織 (WTO) 亦以 RTA 一詞統稱向其登記的各類會員國間的貿易協定。在各種各類的 RTA 中以 FTA 佔絕大多數，根據統計，有百分之九十的 RTA 為 FTA。^③現今 RTA 與以往的 RTA 有著很大的不同。以往 RTA 中只重視調降貨品關稅及其他相關的原則，例如原產地規定等，現今的 RTA 的內容已深入的包含服務業、投資與標準訂立等條款。^④這些條款的出現使得締約國間的貿易、金融與人員往來更加便利，並促進會員國間各個層面的經貿交流，因而更具整合的功能。

多數研究者將 RTA 視為純粹經濟現象。然而，以 RTA 的成因來看，許多現有 RTA 的成立無法純粹以經濟因素來解釋，參與這些 RTA 的國家在經濟上並無顯著的預期獲利，但仍決定訂立，是因其他非經濟因素所主導。以 RTA 所產生的影響來看，在現今國際關係經濟因素影響力大增的情形下，經濟活動將更易造成政治效果，使用經濟工具達成政治目的的可能性與可行性皆有所增加。再加上 RTA 具有很深的整合作用，所產生的政治影響自然不言而喻。在東亞地區錯綜複雜的國際政經環境下，RTA 因素的加入將成為影響東亞政經體系的重要變數。它的影響層面包括東亞地區權力結構的改變以及各國間整合與結盟態勢的形成等。本文目的即是根據已簽訂的 RTA 及一些將來可能簽訂的 RTA 對東亞國際政經體系的影響做一評估。

壹、各國簽訂 RTA 之原因及影響

一、簽訂 RTA 之原因

各國簽訂區域貿易協定的動機與因素很多。最直接的原因是欲藉由 RTA 的簽訂獲得貿易與投資上的利益。例如增加貿易額、改善貿易條件、促進投資等。然而，尚有相當比例的 RTA，成員國並無法由其中獲得顯著的貿易與投資上的利得，但仍決定簽訂。這些國家多將 RTA 視為達成另一目標之工具且多基於非經濟考量。這些因素在國內方面有：(一) 藉由加入 RTA 推動國內改革。(二) 在國內利益團體壓力下簽訂，

註② Raquel Fernandez, "Returns to Regionalism: An Evaluation of Non-Traditional Gains from Regional Trade Agreements," *World Bank Working Paper*, No. 1816 (August 1997), p. 4.

註③ Christopher Findlay and Mari Pangestu, "Regional Trade Arrangement in East Asia: Where Are They Taking U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Council's Trade Policy Forum, Bangkok, Thailand (June 12~13, 2001), p. 1.

註④ Ibid., p. 3.



或執政者藉由簽訂 RTA 鞏固政權。^⑤在國際因素方面：(一) 藉由 RTA 的簽訂增加與其他非締約國的談判籌碼。(二) 藉此宣示締約國間的友好關係或推動自由化之決心。^⑥(三) 在其他國家訂立 RTA 的前提下，為免本國遭受不利的影響或被排除於區域整合之外，而亦防衛性的尋求訂立 RTA。^⑦(四) 藉由簽訂 RTA 增加對其他締約國的影響力。^⑧

在增加與其他非締約國的談判籌碼方面，現有文獻討論多著重於開發中國家間藉由彼此的結合而增加與已開發國家的議價空間。^⑨最常被引用的例子是南錐共同體 (Mercosur) 的成立。^⑩南美國家從事此一區域合作的一個主要目的是，在與北美國家談判成立自由貿易區時，能有足夠的議價實力，為本身在貿易與投資上爭取最佳條件。基本上，此一動機可廣泛的放入南北對抗的架構中。然而，在現有的例子中，開發中國家運用區域貿易協定而增加與已開發國家的議價空間，結果通常並不如預期。原因是，開發中國家間訂立區域貿易協定並不能因彼此結合而增加其經濟實力，反而加劇彼此間的競爭。同時，此一行動亦無法有效降低其對已開發國家的依賴。^⑪

在防衛性動機方面，國家訂立或加入 RTA 可能僅是對他國訂立 RTA 之反制與防衛。由經濟角度看，RTA 的成立會對區域外的國家造成貿易與投資轉移效果，為了降低此一效果的負面影響，區域外國家亦將尋求加入或另行訂立 RTA。在各國之防衛心理作用下，自由貿易區因而接連成立，此即所謂「骨牌理論」。^⑫其次，由政治的角度來看，國家間訂立 RTA 將會使區域外國家在國際政治上蒙受不利的影響，這些影響包括：區域內國家的整合將造成區域外國家在國際戰略上的威脅；區域外國家與區域內國家的關係逐漸疏遠；甚至區域外國家在國際上發言權有被弱化或邊緣化的危機。基於此，區域外國家亦會尋求訂立或加入 RTA 以求自保。

然而，要強調的是，此一防衛動機經常使各國在簽訂 RTA 時陷入一個兩難的處境。如果一國 (A 國) 因相關國家 (B 國) 簽訂 RTA 而利益受損，基於防衛動機，A 國亦尋求加入現有的 RTA 或另組新的 RTA 以茲因應。但當 A 國從事此一防衛性活動

註⑤ Edward D. Mansfield and Helen V. Milner, "The New Wave of Regionalis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3, No. 3 (1999), pp. 603~608.

註⑥ Fernandez, (1997), *op. cit.*, pp. 18~19.

註⑦ 請參看 Richard Baldwin, "The Causes of Regionalism," *World Economy*, Vol. 20, No. 7 (November 1997), pp. 865~888; Lloyd Gruber, "Power Politics and Free Trade Bandwagon," *Harrison School Working Paper Series*, Vol. 99, No. 15 (1999), pp. 10~16.

註⑧ Mansfield and Milner (1999), *op. cit.*, pp. 608~612.

註⑨ 請參看 Fernandez (1997), *op. cit.*, pp. 22~23; Robert Z. Lawrence, *Regionalism, Multilateralism, and Deeper Integration* (Washington D.C.: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96), p. 37.

註⑩ Lawrence (1996), *ibid.*, p. 37; John Whalley, "Why Do Countries Seek Regional Trade Agreements?" in Jeffrey A. Frankel ed., *The Regionalization of the World Econom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8), p. 72.

註⑪ 請參看 Rolf Langhammer,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Regionalism," *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 30 (June 1992), pp. 211~231.

註⑫ Baldwin (1997), *op. cit.*, pp. 877~883.



時，另一受此行動威脅的國家（C國）也會尋求訂立 RTA。如果 C 國不是選擇加入 A 國所參與的 RTA 而是另組新的 RTA，則 A 國的利益可能受到損害。此一利益除了貿易上（貿易轉移）的外，尚包括政治上利益的損害，特別是當 A、C 兩國同為國際政經體系中的大國且處於競爭地位時。A 國當初為了降低因 B 國簽訂 RTA 所帶來的損害而訂立 RTA，卻引發 C 國的反制而造成 A 國利益受損，但 A 國若不訂 RTA，A 國的利益也會因 B 國訂立 RTA 而受損，此為 A 國在簽訂 FTA 時所面臨的兩難。

在增加對其他締約國的影響力方面，藉由 RTA 的簽訂來提升對會員國的影響力有幾個途徑：一為經由他國對本國依賴的增加來控制他國的行為，一為在簽訂 RTA 時即以談判、壓迫或利益交換的方式來達到影響他國的目的。^⑬不論一國有無意圖利用相互依賴來達到影響他國的目的，互依程度的增加皆是 RTA 簽訂後所產生的最顯著的效果之一，本文將於下一部份討論。關於第二個途徑，一國（特別是大國）可於簽訂 RTA 時運用不同的政策工具，例如提供較優惠的關稅、投資條件或市場進入，以換取他國在其他方面的讓步。較顯著的例子是美國與墨西哥所簽訂的自由貿易協定。美國與墨西哥簽訂自由貿易協定並不是基於該協定會帶給美國的貿易或投資上顯著的利益，而是美國欲藉與墨簽訂自由貿易協定與墨西哥交換其他條件，例如與墨西哥建立新關係，並促使墨西哥重視兩國邊界的走私、非法移民及環境等問題。美國甚至欲藉此促進墨西哥的民主化。^⑭

二、簽訂 RTA 之影響

根據 Helge Hveem 的說法，區域主義會對以下幾個面向產生影響：權力（重）分配、認同的形成和瓦解、貨品與服務的流動、財富（重）分配。^⑮其中權力分配與財富分配的影響是相關的。RTA 的訂立不但會改變一國國內的財富分配狀況，同時也會改變締約國間以及締約國與非締約國間的財富分配。國與國間的財富分配的變動即會對彼此間的權力分配產生影響。此外，RTA 對權力分配的影響途徑尚經過另一個重要機制—互賴。

不論簽訂國的動機是否欲藉由 RTA 增加對其他簽訂國的影響力，簽訂 RTA 多少皆會增加成員國間的經濟上的互賴與整合。上面也提到，目前新型態的 RTA 廣泛的包括貿易、投資與其他方面，整合的效果更強。尤其是 RTA 將增加會員國間的交互投資，彼此經濟上的利害與共之關係更加緊密。但在 RTA 會員國與其他非會員國的

註⑬ 例如，針對東歐國家欲加入 EU，EU 即以實行民主化為加入的先決條件。同樣的，美國對於中南美洲加入 FTAA 也有類似的條件。

註⑭ Richard Feinberg, "Regional Trading Arrangements: Policy Choices for the United State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Council's Trade Policy Forum, Bangkok, Thailand (June 12~13, 2001), p. 14.

註⑮ Helge Hveem, "Political Regionalism: Master and Servant of Economic Internationalization," in Bjorn Hettne, Andras Inotai and Osvaldo Sunkel eds., *Globalism and New Regionalism* (London: St. Martin Press, 1999), p. 90.



經濟整合速度，將不若 RTA 內的國家快速，彼此相互影響程度的增加亦將不若 RTA 內的國家。因此 RTA 有加速區域主義或次區域主義發展的效果。不論這種經濟整合是否會外溢至政治整合，成員國間因 RTA 的簽訂，政策制訂的互連性將會加強，各國間相互影響的程度勢必加深。這種情形其實就是互賴理論指出的，如果國與國間的互賴程度加強，一國則可能因依賴的敏感性（sensitivity）與脆弱性（vulnerability）而受他國不同程度與方式的影響。^{①⑥}

然而，互賴的本身並不經常是對稱的。國家間彼此依賴的程度會有不同，而造成不對稱的互賴。在不對稱的互賴下，依賴較深的一方將受來自他方較大的影響。以本文 RTA 的例子中即有一明顯的不對稱的互賴的情形。亦即，在現今已簽訂的 RTA 中，若一個先進大國與開發中的小國締結 RTA，受惠者通常為開發中的小國。^{①⑦}此一情形的另一種說法是，受惠較多的小國對大國較為依賴而需受到大國較多的牽制。這也就是為什麼大國在並無獲得顯著實質經濟利益的情形下仍願意與小國簽訂 RTA 的原因。自二次大戰後，此一情形即相當普遍，例如歐洲共同體、經濟互助委員會（Council for Mutual Economic Assistance, CMEA）、美國於一九八二年提出之加勒比海盆地倡議、甚至近來美洲自由貿易協定（FTAA）之提議皆為大國欲藉由區域貿易協定來控制小國的例子。^{①⑧}

這些 RTA 對國際政經體系會產生什麼影響？傳統國際關係理論喜用國際政治體系或權力結構來描繪分析國際環境。然而由於經濟面向在國際關係上越來越重要，並且也是各國權力的一個重要來源，因此本文擬採用政經體系一詞取代政治體系。在國際政經體系內的重要行為者（大國）的實力消長與彼此之間的關係將是決定體系變動的主要因素。

RTA 對國際政經體系的影響是多面向的。基本上 RTA 是屬於經濟領域的活動，之所以具有政治意涵是因為它會造成政治效果。首先，如上所述，有些國家會以 RTA 為手段來達成政治目的。在東亞區域中，雖然表面上的互動已轉向經濟，卻仍隱含很深的政治角力。然而，在現今國際環境下，這些政治上的角力若直接訴諸政治手段將很難被接受，因此 RTA 遂成為現今在東亞地區一個以經濟手段達成政治目的的可用的工具。其次，RTA 將會促成經濟整合，根據功能主義的主張，經濟整合將使政治整合更加容易。^{①⑨}然而，更重要的是，當國際關係因情勢改變而轉向政治上衝突對立時，經濟上的整合伙伴較可能成為政治上的盟友。

註①⑥ Robert Keohane and Joseph Nye,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Boston: Little Brown, 1977).

註①⑦ 請參看 Williams E. James, "Cases Studies on RTA Developments: A US Perspectiv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Council's Trade Policy Forum, Bangkok, Thailand (June 12~13, 2001). 在另一些情形下，如開發中的小國因需輸入機器設備或農產品，持續對某先進大國入超，簽訂 RTA 後入超可能會更加擴大，在此情形下，該小國可能不會簽訂 RTA。若因其他原因而簽訂，該小國因對大國機器製品或農產品的依賴加深，故而大國對其影響力也會增加。

註①⑧ 參看 Mansfield and Milner (1997), *op. cit.*, p. 611.

註①⑨ Ernst Hass, *Beyond the Nation-stat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p. 48.



在現今國際社會逐漸以經濟互動為主體的情形下，政治或軍事上的結盟將顯得十分突兀。然而由另一個角度看，儘管國際間已轉向較為和平的經濟互動，國家擴展其影響力的基本需求仍然存在。在無法藉由政治結盟擴張其影響力的情形下，只好轉由經濟上的結盟。簽訂 RTA 即是一種經濟結盟。雖然並不是所有的國家皆以結盟視 RTA，但對有些亟欲尋求區域主導地位的國家，建立 RTA 是一個可行的工具。

然而，要強調的是，在後冷戰時期所謂的國家影響力有新的定義。最重要的不同是，由於國家間的互動型態改變，國家間的影響力已不再是零和的，也不再是對立或互斥的。因此藉由訂立 RTA 而增加的影響力，並不是直接建立在其他大國影響力的減少上。事實上，上面所說的 RTA 式的經濟結盟與一般的政治結盟是不同的，多數政治結盟是排他與互斥的，但在 RTA 的例子，一國可以同時參與多個 RTA，如果每一個 RTA 都是一個影響力的網絡，那麼所有 RTA 製造出來的影響力將是十分錯綜複雜。但是儘管影響力的錯綜複雜，理想上我們還是可以對每一個大國的所有影響力加總，而與其他大國比較，其間仍是會有彼此之間的相對消長。這些大國間影響力的消長即是代表國際政經體系的變動。^②

雖說 RTA 是一種經濟結盟，但這種經濟結盟有轉為政治結盟的可能性。在一般對於 RTA 與政治聯盟間關係的研究，所得到的結論多限於聯盟關係有助於盟邦間 RTA 的簽訂。盟邦間 RTA 的簽訂除了對抗敵對聯盟的考慮外，在經濟上的合作亦有助於聯盟的團結並有鞏固邦誼之宣示作用。^③然而，在後冷戰時期，國際間政治聯盟的地位並不像以往顯著，上面論述的適用範圍因而降低。在現今簽訂自由貿易的國家多不具有政治聯盟關係的情形下，研究的重點似乎應包含區域貿易協定對政治聯盟形成的影響。

儘管兩極體系的瓦解鬆動了以往的聯盟結構，但這並不表示將來新的政治聯盟不會形成，或者舊有的聯盟不會復活或強化。同時，雖然現有國際關係互動型態有向經濟面向傾斜的趨勢，但亦不表示各國已不再關心將來可能的政治衝突以及政治上的權力分配。基於此，各國在尋求 RTA 伙伴時，仍可能會考慮與這些國家藉由 RTA 的訂立而結為政治聯盟的可能性。事實上，經濟上整合所形成的複雜互賴關係，將使 RTA 的成員國很難在政治或軍事衝突中站在彼此對立的一方，反而較易成為政治盟友。蓋因敵對關係將破壞 RTA 成員間的互賴，各國將為此付出極高的成本。這種將 RTA 視為尋求結盟或權力分配的工具通常會發生在國際體系尚不穩定，及高階政治尚扮演一定程度角色的區域或國家間，亦即體系中的國家無法預期和平的經濟互動會持續長久，以及預估未來政治衝突仍有相當的可能時。現今東亞地區即為此一情況之代表。

註② 依照國際體系理論，體系結構是由強權國家之間的相對權力關係所構成，強權國家之間的權力消長即代表體系的變動。請參看，Kenneth Waltz,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Reading, Mass.: Addison-Wesley Publication, 1979); Joseph M. Grieco, "Anarchy and the Limits of Cooperation: A Realist Critique of the Newest Liberal Institutionalis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2, No. 3 (1989), pp. 485~507.

註③ Mansfield and Milner (1997), pp. 610~611.



如果我們將美、俄、德、日、中視為國際政經體系的大國，現今世上尚未出現大國間締結 RTA 的情形。比較多的例子是存在於大國與小國以及小國與小國之間。由於 RTA 的訂立，大國可將小國對其經濟上的依賴轉化為政治影響力，此一影響力的存在將會增加大國在體系內的權力與地位。

貳、後冷戰時期之東亞國際政經體系

在後冷戰時期的東亞，儘管經濟因素的重要性提高了許多，但是仍有一些高階政治（high politics）對東亞情勢變動具相當的影響力。最常被提及的幾個可能衝突區域包括台灣海峽、朝鮮半島、南海等地區。^②雖然最近幾年朝鮮半島的緊張情勢明顯趨緩，南海地區的衝突也未加劇，但是台灣海峽的情勢則尚未明朗，以及東亞地區軍備擴張與競賽的情形仍然存在。這些因素都使得我們在觀察東亞情勢時不能全然引用歐美對後冷戰時期的「國際關係已轉為和平的經濟互動」或「歷史終結」等看法。^③儘管如此，可以確定的是，經濟因素的影響力與重要性已然增加，並成為觀察東亞情勢不可缺少的一環。

後冷戰時期東亞複雜的政經體系具有幾個特色：

一、東亞國際政經體系逐漸走向多極，區域整合輪廓尚不明確

兩極體系瓦解後，東亞地區的多極型態逐漸浮現，區域國際組織也紛紛成立。在形成中的國際體系中，美國、日本、中共成為此一區域的強權國家，然而這些國家的相對地位尚未明確，權力分配狀況亦仍在變動中，因此東亞地區的國際政經體系結構尚未穩定形成。儘管如此，由以往的兩極體系走向多極應為將來發展的趨勢。有關各國間的權力關係會在以下各點中討論，此處先探討東亞地區各種區域主義對東亞國際政經體系之影響。

在東亞地區多極化的過程當中，（次）區域化的態勢也逐漸形成，而（次）區域化的型態將會影響多極化的結果。在此（次）區域化的過程中，以何種疆界作為區域整合的標準將成為關鍵。在東亞地區，數種不同疆界的區域化正同時進行，有些是相容的，但有些則是相互排斥的。例如，東協的整合、東北亞國家的整合、整個東亞地區的整合及東亞國家與北美國家間的整合等。各種區域整合的成敗不但會影響東亞地區整合的疆界，同時也會影響國家與國家間的關係，以及整體東亞間的權力分配與政經體系之形成。

在東亞地區（次）區域化與多極化的過程中，出現許多區域性的國際組織。例如

註② 請參看 Aaron L. Friedberg, "Ripe for Rivalry: Prospects for Peace in a Multipolar Asia,"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8, No. 3 (Winter, 1993/94), pp. 5~33; Richard K. Betts, "Wealth, Power, and Instabilit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8, No. 3 (Winter 1993/1994), pp. 34~77.

註③ 有關歷史終結之論點請參看 Francis 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National Interest*, 16 (Summer 1989), pp. 3~18.



亞太經合會（APEC）即是在冷戰結束初期成立，並涵蓋亞洲太平洋等國家之重要區域組織，而東協加三則是純粹以東亞國家為主區域組織。這些國際組織扮演不同形式區域主義下的執行機制。例如APEC為東亞國家與北美國家間的整合機制，而東協加三則為促成東亞國家間的整合的執行機制。其成敗與其所代表的區域主義的形成息息相關。以廣義的角度來看，RTA亦是一種國際間的制度或組織，其對東亞地區的區域整合型態的影響甚至超過上述的區域組織甚多。蓋因現有東亞區域組織可能只是扮演RTA的催生角色，其在協調各國、形成區域政策上的功能尚十分薄弱，而且區域組織在經貿政策整合上的功能很可能會被由RTA所衍生各國間協調機制所取代。此外，一些與區域國際組織功能不同的是，RTA的訂立已是在實際執行區域整合。

二、美國在東亞地區角色的轉變

美國長期以來在東亞地區的策略目標為防止區域霸權的興起、保持開放的海空通路、維護並強化與本地區之盟友間的安全合作，以及維持本地區的和平穩定以確保美國在區域內的無礙之商務往來。^②觀諸美國於後冷戰時期並未如預期的在東亞地區有重大的撤軍行動，甚至在某種程度上尚強化了與日本之間的聯盟關係，可知美國認為要達成上述目標，適當的軍事部署仍是必要的。然而，美國在東亞地區影響力確實已不如冷戰時期，主要是因為東亞地區的日趨多元化，例如中共的崛起、各種區域組織的出現，以及金融危機後東協國家對美國產生不信任等。

在後冷戰時期初始，美國即減少各地之軍事部署，企圖以經濟上的互動達成策略安全的目的。然而，一九九五年的「東亞策略報告」（或稱奈依報告）重建了美國的東亞策略。報告中重新確立東亞地區安全同盟的重要，並強化美國與東亞盟國（特別是與日本）之間的安全合作。同時，報告中亦建議美國在東亞地區需維持十萬人的軍事部署。自此，美國即積極加強與日本之間的同盟關係，並提出「戰區飛彈防禦」（TMD）計畫。這些都證明的美國企圖維持其在東亞地區策略安全的影響力。

然而，東亞地區的多極化使得美國在從事與軍事相關的安排或處理相關的事件時，無法像冷戰時期般有充裕的活動空間。^③例如，一九九六年美國與日本曾經發表聯合公報，宣示兩國將加強軍事合作以確保亞太地區的安全。此一宣示被中共解讀為美國欲結合日本以軍事干預東亞事務。在中共反對下，美日兩國於一九九七年宣布新的聯盟防衛原則時，遂將「亞太地區」縮小至「日本周邊」。此外，在中共與美國軍機擦撞事件中，美國對中共亦不得不多所讓步。這些都展現出在逐漸多極化的東亞地區中，美國於制訂地區安全政策時需考慮其他強權國家的態度。

由於在後冷戰時期，美國在東亞地區並無明確的戰略敵人，因此美國對東亞地區策略安全上的涉入，並不像冷戰時期般的尋求絕對的主控地位。在冷戰時期，美國在

註② Marvin Ott, "East Asia: Security and Complexity," *Current History* (April 2001), pp. 147~153.

註③ 請參看 Thomas J. Christensen, "Posing Problems without Catching up,"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5, No. 4 (Spring 2001), pp. 5~40.



東亞地區的盟邦基本上都是為了對抗蘇聯。基於此一目的，美國控制盟邦的國內外相關政策，並對其國際行為給予相當的限制。在後冷戰時期，美國在東亞地區是採取所謂「預防性防衛」(Preventive Defense)，在無明確敵人及明顯的緊張環境下，選擇性的強化與重點盟友在一些重點地區的防衛性軍事合作。^⑥此一情勢的轉變，使得美國介入東亞各國國防安全事務之密度與廣度皆不若冷戰時期，各國因而有較大的自主空間。

美國在東亞地區影響力減弱尚表現在東亞區域性國際組織的運作中。在幾個東亞地區的區域組織中，APEC為美國參與較深的經濟性合作組織。然而即使在APEC內，美國也無法完全支配議題的走向。例如美國一向強烈主張APEC需建制化，但因遭其他國家反對，至今尚無法實現。此外，美國於一九九九年強力支持的部門提前自由化，亦因日本等國家的杯葛而無法成功的推動。^⑦APEC向來為美國涉入亞洲整合的媒介，但由於APEC在貿易自由化上進展受阻、無力處理東亞金融風暴，以及次區域主義的勃興等使得功能受到削弱。APEC功能不彰與不受重視代表美國發揮其影響力的多邊管道減少。

此外，在東亞地區其他一些已具影響力區域組織，例如東協加三、博鰲論壇、東協區域論壇等，美國皆被排除在外。這些區域組織的成立與強化代表東亞地區自主意識的抬頭。在這些組織中，又以東協加三最為重要，並在東亞整合上扮演越來越關鍵的角色。東協加三的興起與APEC功能減弱有關。東協加三的功能與APEC相似，除了台灣以外幾乎包含所有東亞重要的國家。在二〇〇〇年東協加三的會議中，與會成員提出了許多加強東亞地區整合的具體建議，例如東亞自由貿易區、東亞高峰會等。在二〇〇一年東協加三會議中更進一步達成設立東協加中共自由貿易區之共識。如果經由這些計畫的執行而使東亞更加整合，或使東協加三取代APEC成為影響東亞國際關係最重要之區域組織，將使美國愈難介入東亞事務。

三、中共在經濟及國際地位上的崛起

中共自一九八〇年代起，經濟發展快速，此一速度一直持續到後冷戰時期。特別是在東亞金融危機之後，當其他各國經濟受到重創，中共經濟仍舊持續發展，以及在最近一波經濟不景氣中，中共受到相對較小的影響，這些都使得中共在世界經濟上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⑧再加上加入WTO後必將吸納更多的資金與貿易，中共成為另一個世界經濟的重心似乎已無法避免。

註⑥ 有關美國預防性防衛政策請參看 Ashton B. Carter and William J. Perry, *Preventive Defense: A New Security Strategy for America*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1999).

註⑦ Michael Wesley, "APEC's Mid-life Crisis? The Rise and Fall of Early Voluntary Sectoral Liberalization," *Pacific Affairs*, Vol. 74, No. 2 (Summer 2001), pp. 185~204.

註⑧ 請參看 Greg Mastel, *The Rise of the Chinese Economy: The Middle Kingdom Emerges* (London: Sharpe, 1997); Barry Naughton, "China's Emergence and Prospects as a Trading Nation," *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 No. 2 (1996), pp. 273~337.



中共一方面積極於世界各地從事經貿交流，另一方面亦不忘擴張軍備，從事軍事現代化。^②因而中共在國際政經體系中崛起相當快速。此一實力的增長使得中共更有信心與能力往區域霸權的目標邁進。然而，在複雜的國際關係中，尤其在多極體系中，中共實力的增加並不必然使其成為區域的霸權，其他大國與區域的關係與態度也很重要。在東亞，阻礙中共在區域內勢力擴張的主要國家為美國，中共實力的增加並不會使美國退出此一區域，反而將促使美國增加在區域內的經營。因此當中共與美國的實力愈接近，愈會增加兩國在區域中衝突的可能性。^③

近來，區域主義與區域組織之勃興帶給中共排除美國勢力的大好機會。首先，中共與美國之爭體現在對區域範圍的界定上。美國主張的亞太主義是將區域整合的範圍含括整個亞洲太平洋地區，以確保美國的勢力不被排除。推動亞太主義的主要國際組織為 APEC。相反的，中共主張亞洲主義，欲將整合的對象限於亞洲國家，藉此排除美國的介入。東協加三成爲中共達成此一目的最佳場所。APEC 與東協加三兩個區域組織的興衰可顯示兩種不同主義的消長。

四、日本經濟的衰退

日本經濟自泡沫破裂後即一蹶不振。在此期間，其主要經濟上的對手國美國卻出現數年的經濟榮景，與日本的衰弱產生強烈的對比。在東亞金融危機時，日本無力扮演救援者的角色，亦使日本國際聲望大受影響。同時，國際間有歐盟及北美自由貿易區（NAFTA）的成立，對日本的外貿產生衝擊，日本已經疲軟的經濟可謂雪上加霜。經濟上持續不振使得這個以貿易立國的國家在對外關係上亦多以保守的態度因應。在軍事上，日本並未快速提升其軍事能力，對國際間的軍事事務亦維持不介入的態度，同時日本非核國家的原則亦未改變。這些不變更凸顯了經濟衰退對日本國際地位的影響。

以往日本在挽救經濟上的努力通常限於國內層面，近幾年來則逐漸重視以區域經濟合作來提振日本的經濟發展，以減輕由歐盟及 NAFTA 所帶來的負面影響，並藉此強化與東亞地區的貿易與分工關係。這些考量使得日本經濟逐漸走向區域化，同時也加重東亞國家在其經濟發展上的份量。^④因此，日本經濟的衰退使其對使日本對東亞

註② 有關中共在軍備上的擴張，請參看 Avery Goldstein, "Great Expectations: Interpreting China's Arrival,"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2, Issue 3 (Winter 1997/98), pp. 36~73.

註③ 此論述係依照 Robert Gilpin 之霸權穩定論推論而得。此理論認為若一個上升的強權威脅至霸權的地位時，當兩國實力越接近，其衝突的可能性越高。請參看 Robert Gilpin,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註④ 有關日本在經濟上加重亞洲地區的經營請參看 Pakka Korhonen, *Japan and Asia Pacific Integration* (New York: Routledge Press, 1998); Paolo Guerrieri, "Trade Patterns and Regimes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in Vinod K. Aggarwal and Charles E. Morrison eds., *Asia-Pacific Crossroads*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8), pp. 65~86; Manfred Pohl and Wolfgang Pape, "Japan at a Turing Point: Political Reforms at Home-and the 'Return to Asia?'" in Wolfgang Pape ed., *East Asia by the Year 2000 and Beyond*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8), pp. 35~100.



地區更加重視，日本介入東亞事務的意願增高，然而儘管日本介入東亞地區的意願增高，但因經濟衰退使其介入的能力降低。^②

由以上的論述可知，由於幾個東亞地區的大國權力仍在變動當中，東亞政經體系仍處於不穩定的狀態。RTA因素的加入將使東亞地區政經體系的變動加劇。其可能的結果如何？此為以下探討之重點。

參、RTA 與東亞國際政經體系之重組

在亞太地區美、日、中共三個大國之間，美國是最早訂立 RTA 的國家。美國於一九八〇年代即與加拿大等國訂立雙邊的自由貿易協定，在一九九〇年代初更與加拿大、墨西哥簽訂 NAFTA。日本與中共對 RTA 的態度則需至最近幾年才轉趨積極。由於東亞地區特殊的國際政經環境，相較於其他地區，此一區域較易以 RTA 作為策略互動的工具，並且各國也較易將 RTA 視為改變區域權力結構的機制，此一形式應為東亞地區較為特殊的情況。以下本文將探討東亞各國追求區域貿易協定所造成東亞政經體系的變動與重組，重點在探討其變動的一面。首先本文將探討美、日、中共之對 RTA 之態度以及影響其簽訂 RTA 之因素，藉此一方面展現各國仍在 RTA 上所持的競逐心態，一方面也欲藉對各主要國家的態度與影響因素探討東亞整體地區的變動與重組。除此之外，本文亦就 RTA 對亞太政經體系所產生的影響作一評估。

一、主要強權國家對簽訂 RTA 之影響因素與態度

美 國

基本上，美國對 RTA 的態度是兩面的。一方面，美國為全球性霸權，十分希望藉由多邊體系（WTO）來促進全球貿易自由化，以符合美國國家利益。區域主義雖不一定會阻礙全球化的進行，但總是會增加許多不確定性。然而，藉由多邊體系來達成貿易自由化的推展經常遇到阻礙。從以前 GATT 烏拉圭回合的延宕，到一九九九年 WTO 西雅圖會議的失敗，使得美國不得不考慮「次佳」的選項，即藉由區域自由化逐步達成全球自由化。^③由於過去美國所建立的世界貿易秩序皆以多邊貿易體系（GATT）為主，如今各種區域貿易協定紛紛成立，造成美國對世界貿易秩序控制的效度降低，有論者甚至認為美國於國際貿易上的領導地位正受到挑戰，因此呼籲美國應積極採取行

註② 有關日本外交政策轉向東亞，請參看 Kenneth Pyle, "Restructuring Foreign and Defence Policy: Japan," in Anthony McGrew and Christopher Brook, eds., *Asia-Pacific in the World Order* (New York: Routledge, 1998), pp. 127~136.

註③ 有關美國對 RTA 的態度轉變請參看 Stephan Haggard, "Political Economy of Regionalism in Asia and the Americas," in Edward D. Mansfield and Helen V. Milner eds., *Political Economy of Regionalis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34~36.



動與各國簽訂 RTA。^③

至二〇〇二年四月，美國簽訂的 RTA 計有 NAFTA、美國—以色列、美國—約旦，即將完成簽訂的有美國—越南與美國—新加坡。在洽談或研究階段的 RTA 則廣泛的包括美洲與亞洲等地區的國家。一般而言，美國簽訂 RTA 多基於兩個目的，一為經濟上的，即藉由 RTA 的簽訂加速全球化的進程，並藉此獲得貿易與投資上的利益；一為政治與戰略上的，亦即經由 RTA 的訂立加強美國於該國家或該地區的影響力與主導地位。在已簽訂的 RTA 中，除了加拿大外，美國與其他開發中國家所簽訂的自由貿易協定對其貿易影響有限，因此對於這些已簽訂的 RTA 而言，直接獲得貿易或投資上的利益應不是美國主要的考量，其之所以與這些國家簽訂 RTA 是基於戰略與政治上的考慮。例如與以色列、約旦簽訂 RTA 即是基於促進雙方友好邦誼之目的。^④

對美國而言，在美洲地區的貿易伙伴，除了加拿大外，其餘均是開發中國家，與這些國家簽訂 RTA 可以促使其加速完成自由化。NAFTA 中納入墨西哥以及最近美洲自由貿易區 (FTAA) 的積極進展，部分即反映美國這方面的心態。除了這方面的因素外，美國尚有其他重要的目的，即藉由 RTA 的簽訂達到影響美洲國家的經濟、政治與社會發展的目的。^⑤例如促進民主政治發展、控制毒品走私與抒解移民壓力等。^⑥其中將墨西哥納入 NAFTA 中的政治目的已如上述。在 FTAA 方面，根據新上任的貿易談判代表 Robert Zoellick 的說法，美國對於 FTAA 仍抱持相當大的政治目的。例如，他認為貿易政策不能與其他政策分離，貿易政策需與反映民主價值與法治觀念。^⑦同時，在談及 FTAA 時，Zoellick 強調 RTA 不只是一個商業協定而已，FTAA 的簽訂尚提供美國政府一個西半球的策略。^⑧實踐上，FTAA 的簽訂將使得中南美洲國家更加依賴美國的市場與設備，加深美國對這些國家的發言權與影響力。以美國為主的經濟區塊也將因此正式擴展到整個美洲地區。^⑨

註③ Office of the United State Trade Representative, *2001 Trade Policy Agenda and 2000 Annual Report* (Washington, 2001), p. 4; Business Roundtable Association, "The Case for U.S. Trade Leadership," Feb. 2001, available at <http://www.brtable.org/pdf/498.pdf>.

註④ Howard F. Rosen, "The US-Israel Free Trade Area Agreement: How Well is it Working and What Have We Learn?" in Jeffrey J. Schott, ed., *Free Trade Areas and U.S. Trade Policy* (Washington D.C.: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989), pp. 97~119; Office of the United States Trade Representative, "U.S. and Jordan Sign Historic Free Trade Agreement," *Press Release* (October 24, 2000).

註⑤ Jeffrey J. Schott, *Prospects for Free Trade in the Americas* (Washington D.C.: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01), p. 94.

註⑥ John Higley, "The Strategic Setting: An American Assessment," paper presented at Conference on *An Australian and United States Free Trade Agreement*, Canberra, Australia (21 June, 2001), p. 5.

註⑦ Feinberg (2001), p. 6.

註⑧ Feinberg (2001), p. 8.

註⑨ 請參看 Peter H. Smith, "Wither Hemispheric Integration?" *Business Economics*, Vol. 34, No. 3 (July 1999), pp. 42~46.



至於對於美洲以外的RTA的態度，基本上美國希望在全球重要的區域貿易協定皆能參與其中，否則將不止損害美國經濟利益，並將損害美國的戰略利益。^④此處所謂戰略利益即確保美國對該地區的領導權與影響力。在歐洲地區整合已相當深入，美國無由介入的情形下，美國希望在亞洲地區的重要RTA中能成為其中一員，反對東亞國家排除美國而自組自由貿易區。^⑤在一九九〇年代初，美國曾試探性的提出APEC自由貿易區的概念，但不獲認同。然而成立一包含大多數亞太地區國家的RTA應仍是美國對東亞地區有關RTA的最高原則。現今東亞國家與美國簽訂RTA的提議包括美國與新加坡、太平洋五國（美、新、澳、紐、智）、美韓以及美越間的RTA。與兩個大國（日本、中共）間，因較為複雜且利益衝突較大故尚無這方面的提議。當然，其中有很大的一部份是政治與戰略面的考慮。例如美國與中共或日本任何一方單獨簽訂FTA皆會引起另一方與東亞其他國家或甚至歐盟的疑慮。日本為美國在東亞地區的盟友，與日本簽定RTA理應較為天經地義，^⑥但是美國與日本貿易上的衝突較大，使得兩國簽訂RTA困難重重。

東亞地區的國家多為美國的主要貿易伙伴，許多以「可計算一般均衡模型」（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rium）分析工具的研究均指出，若美國加入東亞地區的RTA將會使美國的福利（welfare）有很大的促進效果，反之，若東亞成立一個自由貿易區而將美國排除，將使美國的福利降低至NAFTA簽訂前的水準。^⑦因此，由RTA所獲得之貿易與投資利益將影響美國尋求與東亞國家RTA之訂立。此外，與東亞國家訂立RTA亦具有相當之政治與戰略意義。美國早自於一九八〇年代末期，國務卿貝克即曾表示願加入東亞地區的經濟整合，藉以強化與東亞地區的政治與戰略上的連結。^⑧根據一份研究指出，美國與韓國洽簽自由貿易協定除了可獲得貿易與投資上的利益外，並可藉此強化美國與韓國間的安全連結，美國可藉由與韓國簽訂自由貿易協定宣示維護韓國及東北亞安全之決心。^⑨總而言之，對於東亞地區的RTA，美國的考慮是兼具貿易投資與政治戰略。

中 共

中共近來對RTA的興趣與其即將加入WTO及東協加三的成立有關。在其對加入WTO尚未準備好之前，締結通常為「WTO plus」的RTA基本上為一天方夜譚。然

註④ Feinberg (2001), p. 11.

註⑤ Linda Low, "Wither Multilateralism, Whither Asian Regionalism," Paper for Third Asia Development Forum on *Regional Economic Cooperation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11~14 June 2001), Bangkok, Thailand, p. 29.

註⑥ 有理論主張，盟友間簽訂RTA的機率較大。參看 Edward D. Mansfield and Rachel Brons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Major-Power Trade Flows," in Edward D. Mansfield and Helen V. Milner eds., *Political Economy of Regionalis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188~208.

註⑦ 請參看 Jeffrey Scott and Ben Goodrich, "Economic Integration in Northeast Asia," paper presented at the 2001 KIEP/KEI/CKS Conference on *the Challenges of Reconciliation and Reform in Korea*, Los Angeles, California (24~26 October 2001); Linda Low, *op. cit.*, p. 29.

註⑧ Feinberg (2001), p. 11.



而近兩年來，中共積極準備加入 WTO，在許多方面採行自由化措施，已大大增加中共締結 RTA 的能力與意願。此外，東協加三的成立提供一個以亞洲為主體的區域協商機制，中共所一貫主張的亞洲主義得以藉此逐步實現。因此，在排除美國的前提下，中共遂有強烈的意願加強東亞國家的整合。對中共而言，以東協加三為主的 RTA 將是促成東亞更深層整合的重要步驟。

與美國不同的是，中共現階段戰略目標不是在追求全球性的霸權，而是區域霸權。④現階段而言，阻礙中共成為東亞霸權的最重要因素為美國，這也就是為什麼中共常以亞洲主義對抗美國的亞太主義的原因。在中共學者有關 RTA 的論述中，時常提及中共並不反對區域主義，但反對霸權主義，以及中共支持所有發展中國家間的區域整合與經濟合作等。⑤基本上，中共以 RTA 加強東亞國家間的整合非但可以強化其在東亞地區的影響力，並可藉此排除美國的力量。

在現有 RTA 的提議中，中共最有興趣及對其最重要的應屬以東協加三相關（包括東協加中共）的 RTA。基本上中共對於東協加三 RTA 的看法是：將有利於世界多極化的趨勢，以及有利於增強亞洲意識。⑥可見政治與戰略的考量為中共尋求 RTA 相當重要的目的之一。然而，仔細分析中共對東協加三的態度，可以發現，中共還是將與東協間（東協加一）的 RTA 列為最優先，與日本、韓國則較不積極。這涉及到它與日本間的關係。首先，若將日本納入 RTA 中，其結果可能使日本更進一步主宰東

註④ Inbom Choi and Jeffrey J. Schott, *Free Trade between Korea and the United States?* (Washington D.C.: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01), pp. 4~5.

註⑤ 若以現實主義角度來看，中共追求區域霸權的目標為考慮國際權力政治後之正常結果。現實主義大師 John Mearsheimer 即認為，基於安全理由，每個國家皆企圖控制自己的後院（backyard），並排除其他國家的干涉。因此他認為中共將無可避免的在亞洲追求區域霸權的地位。（<http://globetrotter.berkeley.edu/people2/Mearsheimer/mearsheimer-con6.html>）此外，依據美國國防部的報告指出，中共從事軍事現代化之主要目標即是欲成為區域霸權，以使本身的權力能夠投射至亞洲每個角落，並取代美國在亞洲之主導地位。（*Washington Post*, March 5, 2002, p. A10.）其他許多研究亦指出中共具有成為區域霸權之企圖，例如：Denny Roy, "Hegemon on the Horizon? China's Threat to East Asian Securit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9, No. 1 (Summer 1994), pp. 149~168; Richard Bernstein and Ross Munro, "Coming Conflict with America," *Foreign Affairs*, Vol. 76, No. 2 (March/April 1997), pp. 18~31. 這些研究多認為，中國國力之快速上升、中國長期受到列強壓制及後冷戰時期的美中對抗，使得中共尋求亞洲稱霸之意圖明顯。至於中共現階段是否以全球霸權為目標？根據 Sigurd E. Ulland 的研究指出，傳統上，中國擴張的野心只限於區域而不至全球，中國在帝國全盛時期之世界觀亦僅限於亞洲，而且中國在領土周邊，例如新疆、西藏，長期存在分離主義，阻撓中國向世界擴張。（Sigurd E. Ulland, "Ripe for Cooperation: The Sino-American Relationship since September 11," *Stanford Journal of East Asian Affairs*, Vol. 2 (Spring 2002), pp. 15~25, 就現階段而言，中共之國力欲成為全球霸權仍然相當遙遠，以全球霸權為目標相當不切實際。在實務上，中共重視亞洲事務甚於全球事務，近來更頻頻主導東亞整合（例如東協加三、博鰲論壇），排斥美國介入亞洲。在全球事務上，中共則較展現不介入及配合的態度。例如在反恐與阿富汗戰爭、波士尼亞戰爭、波斯灣戰爭等多採消極配合的態度。

註⑥ Bin Sheng, "Regionalism: Challenge for China's Trade Policy," paper presented at the 2001 APEC Study Center Consortium Meeting (18~20 May 2001), Tianjin, China, p. 2.

註⑦ 陸建人，「十加三機制開創東亞新紀元」，*中國評論*（2001年4月），頁8。



亞地區的經濟，反而成就了日本的霸權。其次，若單獨與東協國家訂立RTA可排除日本之勢力而使中共對東協國家的影響力及主導權增加。然而，日本是區域內唯一可以提供資金與技術的國家，排除日本將無法使RTA內的國家得到實質經濟上與技術上的提升，因此中共對日本加入RTA的立場仍是兩面的。

近一年來，中共積極促成與東協訂立自由貿易協定。於二〇〇一年十一月，中共與東協國家在東協加三的會議中宣布雙方將進行自由貿易協定之洽簽。觀諸東協加中共RTA的主要特性為：除了新加坡外，其成員皆為開發中國家，為一由開發中國家（南方國家）所組成的RTA，且成員中有一方為體系中的大國（中共），另一方為成立已久但頗為鬆散之國際組織成員（東協）且多為開發中的小國。由於中共經濟與市場規模都超出東協國家甚多，東協國家可能更加依賴中共之經濟發展，再加上原本在雙方的關係中，中共即佔有較主導的地位，因此東協加中共RTA的成立極可能會增加中共對東協國家之影響力。

中共在尋求訂立RTA時也面臨了本文所提之兩難情境。一方面，中共在面對各國紛紛尋求訂立RTA時，若不即早訂立，則很可能被其對手國捷足先登，而喪失累積權力、建立勢力範圍之機會。但若訂立RTA則會刺激其他國家亦跟進以反制中共的行為，反而會使中共在國際政經環境遭到制衡。最明顯的例子是，中共與東協國家宣布洽簽RTA後，日本則明顯感受威脅，而決定跟進與東協國家訂立自由貿易協定，以免使東協國家成為中共之勢力範圍。日本已決定提出促進與東協國家之經濟合作方案，並以簽訂自由貿易協定為雙方經濟合作之最終目標。^④事實上，在今（二〇〇二）年元月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訪問東協國家時，已與泰國初步達成一年內訂立自由貿易協定之共識。

日 本

日本是一個貿易依賴國，外貿總額佔日本GDP的比例相當高，且高出美國甚多。日本的貿易對象遍及全球，透過多邊體系（WTO）建立全球經貿秩序應最符合日本的利益。然而，歐盟與北美自由貿易區的成立使得日本的貿易地位受到威脅，但是為防止貿易集團競爭的白熱化以及東亞地區特殊的文化歷史環境，日本並無硬性的在東亞地區成立制度化的自由貿易區，而是以較為柔性的方式，以加強與東亞國家的貿易與投資的方式來達成東亞地區的實質整合。近年來，東亞金融危機的發生、次區域主義的勃興、日本經濟長期不振以及一些國際現實，使日本重新考慮RTA的訂定。^⑤

與美國與中共較不同的是，日本尋求RTA的簽訂大多是基於經濟因素。因此日本較重視能由RTA中獲得實質的貿易與投資利益，此外，日本為一全球性的貿易大國，

註④ Nihon Keizai Shimbun, January 7, 2002.

註⑤ 請參看 Naoko Munakata, "Evolution of Japan's Policy toward Economic Integration," 2001~2002 CNAPS (Center for Northeast Asian Policy Studies,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Working Papers Series, December 2001.



因此較喜歡涵蓋較多國家的 RTA。在現今幾項東亞 RTA 的提議中，例如日新、日韓、中日韓、東協加三等，日本多持樂觀其成的態度。日本同意訂立雙邊協議並非欲將經貿關係侷限於兩方，而是以此作為更大範圍 RTA 的基礎，此由日本初步支持中日韓及東協加三 RTA 的構想可看出端倪。基本上日本是樂見由整個東亞地區所組成的 RTA 的出現。

日本尋求 RTA 是基於情勢所不得不為，很大的一部份是為了回應歐美兩個經濟區塊對其在國際貿易上所造成的負面影響，並藉此提振日本經濟。前日本首相小淵惠三於一九九九年訪問漢城時曾呼籲在二十一世紀成立亞洲自由貿易區以與歐盟並駕齊驅。^②然而，日本畢竟是全球性的貿易大國，全世界若形成三大貿易集團，對日本並不有利，因此日本另一方面也尋求與區域外的國家，例如加拿大、墨西哥、智利、澳洲簽訂雙邊貿易協定，以減少排他性貿易集團的強化與對立。

然而，日本在與他國簽訂 RTA 時遇到一個來自內部的重大阻礙，此即國內農業部門的反對聲浪。日本農業部門人數眾多，對國內政治生態具有相當大的影響力。因此每當日本與其他國家在多邊或雙邊貿易談判時，皆極力避免觸及農業產品，例如已完成簽署的日新自由貿易協定即不包括農產品。新加坡農產品出口原本就不多，因此排除農產品不會影響日新兩國自由貿易協定的簽署，但是其他國家例如墨西哥或智利，農產品為出口的大宗，因此預料日本國內農民的反對將會影響日本與這些國家簽訂自由貿易協定。然而，本文要強調的是，區域貿易協定的簽訂在國際間已蔚為風潮，未簽訂的國家將會遭受貿易、投資、甚至政治上的不利影響。日本若仍為了顧及國內農業部門而不積極簽署，將使國內其他部門及總體經濟蒙受損失，對日本已經陷入泥沼的經濟產生更為負面的影響。

二、RTA 對東亞政經體系之影響

由上面的討論可以發現，在現有的 RTA 提議中有許多相互重疊的部分，例如日韓、中日韓、東協加三等。事實上，在這些重疊的 RTA 中並不是雙邊 RTA 就一定比多邊 RTA 容易達成。有時候在雙邊協商中，兩國中的某一國對訂立 RTA 所得的利益不能滿意甚至有所損失，但若邀請更多國家的加入則可獲得補償，而可達到所有國家皆獲利的情形，此即為訂立 RTA 的最適組合。^③需注意的是，在計算所得利益時，不但要計算經濟利益，尚要將政治利益包括在內，事實上若將政治利益考慮進來，經濟

註② 國際經濟情勢週報，第 1327 期（民國 89 年 3 月 23 日），頁 8。

註③ 純粹以經濟福利觀點來看，規模越大的自由貿易區則所能獲得的福利越多，因此全球性的自由貿易為此一狀態的最適組合，但若考慮其他非經濟因素則非如此。請參看 Edward D. Mansfield and Helen V. Milner,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egionalism: A Overview," in Edward D. Mansfield and Helen V. Milner eds.,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egionalis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22; Frank R. Gunter, "Custom Unions Theory: Retrospect and Prospect," in David Greenway, Thomas Hyclak and Robert J. Thornton eds., *Economic Aspects of Regional Trading Arrangements*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89).



上的最適組合在政治上不一定可行。

若以其重要性及最適組合來評估，東協加三相關的 RTA、日韓及以新加坡為主的 RTA 對東亞政經體系影響較大。東協加三是一個較長遠的目標，近程以東協加中共的 RTA 較受注目。然而此項 RTA 是否能順利成立仍充滿不確定，^④蓋因此項協定對東協國家不見得有利，原因是：第一，兩者出口產品同質性太高；第二，大陸生產的產品成本較東協國家低，會對東協廠商造成衝擊；第三，所造成的投資增加效果，受益者仍是中共。因此，若純粹以經濟利益來計算，東協加中共並非一個適當的組合，反而東協加三更為適合。但是若加上其他政治上的考慮，例如藉由彼此結合增加與先進工業國談判籌碼，或者中共提供東協國家其他利益，則此一自由貿易區仍可能設立。

日本與韓國間 RTA 雖已從先期的研究，但進展並無想像中順利。韓國擔心與日本簽訂自由貿易協定後貿易赤字將會擴大及雙方在開放農業部門上歧異，使得簽訂行動進行緩慢。^⑤阻礙日韓兩國簽訂自由貿易協定的另一因素為存在於兩國之間的歷史情結。韓國於二次大戰前受日本殖民統治，此一經驗使得韓國十分排拒日本在經濟上對其可能的控制，因此自二次大戰以來，韓國即謹慎的與日本保持若即若離之經濟關係，並防止經濟上過度依賴日本。^⑥此次與日本簽訂自由貿易協定，韓國民間有不小的反對聲浪，其中即有產業界認為簽訂自由貿易協定，將會增加韓國於主要經濟部門上對日本的依賴而持反對態度。^⑦再加上韓國國內時因日本教科書與靖國神社等事件

註④ 去(2001)年，於東協加三的會議上，中共與東協同意開始進行 FTA 之洽談，並期望於十年之內完成簽訂。然而，此僅為彼此所達成之共識，並不保證將來 FTA 必定會完成或者會以一般 FTA 的形式或條件完成。儘管東協國家表面上皆同意洽談，但實際上則有不同的聲音。例如，馬來西亞總理馬哈地曾表示，若與中共簽訂 FTA，其廉價商品進口將會對馬來西亞廠商造成衝擊，並認為此時談洽簽時間還太早。(The *Nihon Keizai Shimbun*, Nov. 5, 2001, <http://www.nni.nikkei.co.jp/AC/TNKS/Search/Nni20011105D05JF229.htm>; 聯合報，民國 90 年 11 月 7 日，第 13 版)。菲律賓貿易與工業部長 Manuel A. Roxas II 對此 FTA 亦持保留態度，認為中共與菲律賓的產業在許多方面處於競爭之地位，訂立 FTA 對菲產業會造成衝擊 (*Businessworld*, Manila, Feb 4, 2002)。此外，一些觀察家對此一 FTA 前景亦不表樂觀，例如 Yukihiko Okumura 認為中共與東協國家產業結構相似，貿易往來不夠頻繁，且 FTA 訂立後將使東南亞地區之資本快速往中共移動，不利於東協國家經濟發展。(The *Nikkei Weekly*, January 14, 2002, <http://www.nni.nikkei.co.jp/AC/TNW/Search/Nni20020114OP2BB222.htm>) Allan Zhang 亦認為，由於雙方於貿易、投資、人員流動上等各方面的歧異，使得東協與中共經濟整合之未來充滿不確定。(Executive Perspectives, June 2001, <http://www.pwcglobal.com>) 國內亦有一些相同的觀察，請參看趙文衡，「東協與中共成立自由貿易區初探」，台經月刊，第 25 卷，第 2 期(民國 91 年 2 月)，頁 103~108。

註⑤ Kim Jung-su, "Korea Should Enter Free Trade Agreement," *JoongAng Ilbo* (South Korea), June 9, 2000.

註⑥ Stephan Haggard, *Pathways from the Periphery*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 197~198.

註⑦ Yoo Cheong-mo, "FTA with Japan seen Battering Key Industries," *The Korea Herald*, June 10, 2002, <http://www.koreaherald.co.kr/SITE/data/html-dir/2002/02/28/200202280038.asp>.



而產生反日情緒與運動，對於推動兩國間的自由貿易協定造成不利之影響。例如去（二〇〇一）年七月，因日本拒絕修改教科書，韓國即中斷開放日本音樂與文化產品之進口日程，並凍結軍事交流以示抗議。^⑤另一案例為，一九九九年，韓國當局廢止分散出口政策，導致某些部門之日本產品進口增加，最後引起韓國民眾之示威遊行抗議。^⑥這些存在於日韓兩國間的歷史情結，將對兩國自由貿易協定的簽訂產生負面且不可預測之影響。

但兩國對此都曾投注很大的心力，日本態度亦十分積極，因此不排除將來以較折衷的方式來簽訂的可能。此外，在中日韓間的 RTA 因更為複雜且阻礙更多，加上中共自始至終興趣不大，實踐的可能性不高。如前所述，中共的目標是區域霸權且偏向爭取開發中國家，如果只在中日韓間訂立 RTA 而將東協國家排除，一方面有違其一貫與開發中國家合作的立場並造成東協國家的疑慮，另一方面僅在東北亞地區成立 RTA 與其區域霸權的目標不符。況且如果只在中、日、韓間訂立 RTA，因為日本強大的經濟實力，中共的影響力未必因此擴張，反而可能成為被影響的一方。

上述各項 RTA 的形成雖多數仍在洽談中，但其對東亞政經體系的影響可能有如下幾項：首先，東亞政經體系將因此陷於更不穩定的狀態中。在本文第二部分中曾提及，在東亞現今多極化過程中，因整合型態尚未成形，RTA 因素的加入將對整個多極化的過程產生重大影響，並將是東亞整合疆界形成的決定性因素。^⑦ RTA 因素的加入將破壞原有整合的趨勢而使東亞政經體系的變動加劇。例如，ASEAN 因各成員國紛紛尋求 RTA 而有被整併或瓦解的趨勢。ASEAN 的主要成員新加坡與泰國現正積極與非 ASEAN 會員國洽談 RTA 中，雖然 ASEAN 其他會員國時有譴責新、泰等國破壞 ASEAN 團結，然而，尚未與區域外洽談的 ASEAN 國家終將也會基於防衛動機而尋求與他國訂立 RTA。^⑧如本文第一部分所述，由 RTA 所促成新的經濟整合將會影響未來政治結盟的趨勢，以上述 ASEAN 為例，若 ASEAN 國家紛紛與 ASEAN 外的國家簽訂 RTA，在經過一段與這些國家整合之後，ASEAN 的完整性與緊密性將遭到破壞，相對而言，其為一國際政治聯盟的地位亦將因而被削弱。

其次，RTA 組成型態將影響東亞各強權國家的權力消長。由於東亞地區的整合型態尚未明確，如何整合將會影響各強權對此區域的權力分配。在此波追尋區域貿易協定的過程中，美國顯得相對消極，反而形成日本與中共競逐的局面。以日本在東亞地區的經貿地位理應扮演領導者的地位，然而日本因於後冷戰時期經濟衰退與在東亞金融危機中的表現欠佳，在東亞地區之地位已大不如前。由於 RTA 的組成首先將對東

註⑤ 聯合報，民國90年7月13日，第13版。

註⑥ Marcus Noland, "Japan and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Institutions," Paper prepared for the Japanese Economic Studies, Fifth Biennial Conference, Sydney, Australia (6~7 July 2000), p. 8.

註⑦ 請參閱本文第一部分有關 RTA 與整合的論述。

註⑧ 請參看 Ramkishan S. Rajan, Rahul Sen and Reza Siregar, *Singapore and Free Trade Agreements*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2001), pp. 76~77.



亞地區之經濟板塊與經貿互動產生影響，攸關日本經濟發展前景，日本不得不對RTA賦予高度關注。此即防衛動機的驅動。

在日本成功的克服國內農業部門障礙與東亞各國與日本之間歷史情結，以及中共將東亞整合視為最高優先的前提下，將不排除整個東亞區域貿易協定的訂立。如果此一協定順利出現，將使日本能更進一步對東亞地區作經貿擴張。對中共而言，由於中共經貿體系尚無法承受過大幅度的自由化且其經濟發展程度尚不如日本，一個整體東亞自由貿易區的出現將會給中共帶來相當大的衝擊並加深中共對日本之依賴，反而可能會造成日本在東亞地區的經貿霸權的確立。如此一來，國際間一向預期的三大經貿集團將會正式形成。由於日本在國際政治與軍事領域上並未具有強烈的企圖心，因此在此一領域中共仍有發揮實力的空間。在此情形下，「經貿的日本，政治的中國」將會是此一東亞政經體系的特徵。

另一可能的情形是，一個以東亞整體為範圍的RTA因各國的顧忌而無法形成，反而於區域內形成數個RTA次集團。這方面的顧忌包括中共擔憂東亞區域協定將促成日本經貿霸權，以及東協國家傳統上排斥日本的主宰等。這些次區域的RTA集團的組合方式很多，例如日新、日韓、日泰以及中共—泰國—新加坡間的雙邊與多邊RTA，甚至亦不排除中共與東協RTA的可能性。由目前發展趨勢來看，中共偏好與區域內開發中國家訂立RTA，其欲成為開發中國家領導者的企圖明顯。日本則盡可能尋求區域內對日本較不排斥並對日本農業部門衝擊較小的國家簽訂。如此，則日中各有不同的勢力範圍（儘管部分範圍可能重疊），在此情形下，一個由日中各自領導的分裂的東亞將會形成。

至於在美國方面，雖然與其他國家相較，美國尋求區域內的RTA並不積極。美國雖有加入東亞RTA的初步動機（例如APEC自由貿易區），但勢將遭到中共與日本等國家的反對。日本雖然與美國有同盟關係，亦期望擴大RTA的範圍，但是由於日本國內存在嚴重的政治阻礙、美日兩國根深蒂固的貿易問題以及區域內外的反對聲浪，將使得雙方要促成自由貿易協定困難重重。^{註②}可預期的，一旦東亞地區形成一不包含美國的自由貿易區，美國的影響力將會相對衰落。為了維持美國於東亞地區的影響力，美國可採取兩種方式以茲因應：一為分別與東亞國家訂立雙邊的自由貿易協定，另一為與數個國家訂立多邊的自由貿易協定。如果美國基於策略上的考量決定與東亞國家訂立RTA以促成亞太整合時，相信其與東亞國家之間完成RTA簽訂的速度，將比東亞內部RTA的訂立要快。這是因為東亞國家間存在較多的矛盾，要簽訂RTA並不容易，且多數東亞國家，特別是較小的國家，因與美簽訂RTA有利於擴展美國市場，而皆有意願與美國簽訂RTA。如此，以東亞為疆界的整合將因美國的介入而不易形成，取而代之的將會是美國與部分亞太國家的整合。在此情形下，美國在東亞地區的影響

註② 請參看 Jeffrey J. Schott, "More Free Trade Areas?" in Jeffrey J. Schott ed., *Free Trade Areas and U.S. Trade Policy* (Washington D. C.: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989), pp. 34 ~ 36 and p. 49.



力將不至衰退。

美國與東亞國家訂立 RTA 的前景如何，美新的自由貿易協定可否成功具關鍵的示範作用。新加坡因積極與各方訂立 RTA 且對象不限於東亞區域內，必將成為各方勢力匯集之地，也是美國可否維持其於亞洲地區勢力的關鍵。事實上，根據新加坡無任所大使 Tommy Koh 的說法，新加坡尋求與美國簽訂自由貿易協定的目的之一，即是藉由美新自由貿易協定的簽訂維持美國在東亞之勢力，並使美國在東亞扮演平衡者的角色。^③

新加坡也會成為區塊與區塊間合併整合的一個重要國家。如果新加坡與美國訂立自由貿易協定，勢必將會影響以東亞為界線的整合，因此新加坡可能成為將亞洲主義擴張到亞太主義的關鍵。此外，新加坡積極尋求 RTA 的態度，在東亞地區也會產生骨牌效應。數年前，當新加坡尋求與東協以外的國家訂立 RTA 時，東協國家紛紛指責新加坡破壞東協的團結與整合。然而，現今東協中幾個重要國家例如泰國也紛紛各自尋求 RTA 的伙伴，充分反映各國之防禦心態，預料此一趨勢將會繼續。

RTA 對東亞國際政經體系的第三個影響是，RTA 所形成的區域內結盟型態將以大國為軸心而小國為其伙伴之型態。區域中的小國在中、日、美等大國加入競逐 RTA 的行列之後，其追求訂立 RTA 的目標將以這些大國為主。主要原因是大國對其經貿有較大的影響，若小國未加入某一大國集團，非但將喪失市場之優勢，並且在缺乏大國的保證下，從事國際經濟活動的風險亦將增大。^④基本上，東亞地區的 RTA 是起於 AFTA 的簽訂，此一協定為小國之間為了擴張投資、因應國際間 RTA 興起以及藉此鞏固彼此的團結與整合等所簽訂的協議。^⑤隨後，日本與韓國展開 RTA 的洽談，在東亞掀起了一波大國與小國間 RTA 簽訂的風潮。因此將來 RTA 的簽訂會以大國為軸心的型態出現，軸心之間例如中日亦有結合的可能。^⑥總之，小國之間的 RTA 雖可能存在，但主要還是以大國主導小國的 RTA 為東亞區域內 RTA 的最主要型態。這種 RTA 型態若轉化為政治聯盟則與傳統國際關係的多元體系結盟理論相當類似。^⑦

肆、台灣參與 RTA 之策略

RTA 為現今影響國際政經體系的重要因素之一，亞太國際政經體系因各國紛紛尋

註③ Tommy Koh, "U.S.-Singapore FTA: It's Good for More Than Just the Two," *Straits Times*, 7 December, 2000.

註④ Fernandez, *op. cit.*, pp. 19~22.

註⑤ 請參看 Peter A. Petri, "AFTA and the Global Track," *ASEAN Economic Bulletin*, Vol. 14, No. 2 (1997), pp. 190~201; Toh Mun Heng and Linda Low, "Is the ASEAN Free Trade Area a Second Best Option?" *Asian Economic Journal*, Vol. 7, No. 3 (1993), pp. 276~278.

註⑥ 請參見本文有關中日對東亞自由貿易區的態度部分。

註⑦ 傳統國際關係理論中，在有關多元體系結盟上，主張小國有強烈的傾向與體系中的大國結盟，而小國之間結盟的可能性較低。請參見 Robert L. Rothstein, *Alliances and Small Power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8).



求 RTA 的訂立正經歷激烈重組。在各國紛紛尋求 RTA 之際，台灣應如何自處？如前所述，由於簽訂 RTA 已成為國際注目的活動，且簽訂的動機並不單純是經濟的，再加上簽訂 RTA 的影響十分深遠，因此 RTA 的簽訂，尤其是涉及重要國家的 RTA，都將被賦予高度關注。

對台灣而言，加入 RTA 的潮流是確保台灣不被邊緣化的方法。在台灣正面臨產業轉型，經濟備受考驗之際，若再坐視其他國家紛紛簽訂 RTA 而不採取行動，將使台灣的經濟發展雪上加霜。此外，加入 RTA 尚能提供台灣其他政治利益，例如，可與締約國發展更緊密的互賴關係，加強彼此間的政治整合等。這對外交上頻遭孤立的台灣而言是一個很好的突破機會。但是 RTA 的簽訂已備受國際矚目，來自中共的壓力將無法避免。在東亞地區，台灣要尋找雙邊 RTA 伙伴，因中共方面的壓力已較為困難。是否可以參與多邊的 RTA 也需視中共的態度而定。然而台灣不可因此放棄與東亞國家簽訂 RTA 的努力，特別是與東協國家間。東協國家與中共在貿易與投資上有競爭關係，近來在中共吸引大量的訂單與資金下，東協國家的經濟備受打擊，預料即使東協加中共自由貿易區順利成立也無法改善此一情形。東協國家與中共間的競爭關係正為台灣提供一個與東協國家訂立 RTA 的機會。^⑥近來東協國家放棄以往需集體行動的禁忌，紛紛各自尋求 RTA 伙伴。在此情形下，以台灣對東協國家經濟發展的重要，台灣與個別東協國家簽訂 RTA 的可能性仍然不低。

同時，台灣所尋求 RTA 的伙伴不需僅限於東亞地區，而應廣泛的與區域外的國家簽訂 RTA，特別是與美洲國家間。我國經濟以外銷導向為主，市場包括東亞地區以外的國家，美國尤為我出口之主要國家。亞太整合可促進台灣與美國市場間的連結。此外，若台灣只尋求東亞整合，對台灣的國際政經關係的發展並不有利。蓋因一個整合後的東亞區域，中共之主導力量勢必上升，而美國勢力則會相對減弱。在外交上，若美國納入整合，尚可以維持美國在東亞地區的影響力。與新加坡一致，維持美國在東亞地區之影響力較符合我國國家利益。故而，我國追求的目標應以亞太整合為主。

在這個框架下，東協與中共宣布將訂立 RTA 為台灣帶來挑戰，同時也帶來機會。所帶來的挑戰包括：東協與中共之自由貿易區將對台灣產生貿易轉移效果，以及中共在東協地區影響力增加將不利我國於此地區之外交進展等。另一方面，東協與中共之 RTA 也為台灣帶來機會。如前所述，中共此一行為將會引發其他國家，特別是日本或美國，採取防衛性之反制行動而亦尋求簽訂 RTA，這些採取反制行動的國家較可能將台灣納入為其自由貿易協定之成員。事實上，由於美國對 RTA 的態度由排斥轉為接受，以及本文前述之國際政經環境的改變，使得美國與台灣之間的 RTA 較以往更易達成。^⑦然而，需注意的是，當其他國家紛紛基於防衛動機而尋求 RTA 伙伴時，若台灣

註⑥ 趙文衡，「台灣與東協締結 FTA 之政經分析——一項研究設計」，台經月刊，第 24 卷，第 1 期（民國 90 年 1 月），頁 84~90。

註⑦ 台灣曾於 1980 年代末期透過管道向美提出建立自由貿易區之建議，但美國以兩國間經濟差異過大以及美國產業界反對，並未同意。參看，聯合報，民國 77 年 8 月 14 日，第 1 版要聞。



因各種因素仍無法成爲 RTA 成員，則台灣在國際貿易與投資上將因此遭受負面影響。

對台灣而言，由於來自中共的限制，參與多邊 RTA 較不易達成，目前 RTA 的簽訂暫時仍需以雙邊爲主。若以 NAFTA 的例子來看，雙邊 RTA 亦可擴展至多邊。在雙邊 RTA 方面，由於國際間對中共反應的顧慮，簽訂第一個 RTA 通常是最爲困難的。目前台灣將其主要 RTA 伙伴設定在美、日、新、紐四國，只要台灣完成與四國中任何一國的簽署，將會產生宣示效果，促成其他國家的效尤與跟進。

* * *

(收件：91年1月25日，修正：91年4月11日，再修正：91年6月17日，接受：91年7月18日)



RTAs and the Restructuring of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o-economic System in East Asia

Wen-Heng Chao

Abstract

Since the 1990s, there has been a strong tendency towards the formation of regional trade arrangements (RTAs) around the world. Proposals for trading agreements have also proliferated throughout the region of East Asia. These proposals cover a large number of countries in the area, including the Japan-Singapore Free Trade Agreement, the Korea-Japan Free Trade Agreement, the East Asian Free Trade Area, the ASEAN and China Free Trade Agreement, etc. Some of them, such as the Japan-Singapore Free Trade Agreement, have already reached a conclusion. Due to its unique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countries in East Asia are more likely to employ RTAs as a policy tool for strategic interaction, and tend to treat them as a mechanism for changing the power structure of the region. Nevertheless, most literature places emphasis on the economic dimension of RTAs, ignoring the political effects brought up by them.

This study will turn the focus to the impact of RTAs on the restructuring of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o-economic system in East Asia and explore the ways in which Taiwan should cope with this trend.

Keywords: Free Trade Agreement (FTA); ASEAN; China; Domino Theory



參考文獻

- Baldwin, Richard (1999), "The Causes of Regionalism," *World Economy*, 20: 7, 865-888.
- Bernstein, Richard and Ross Munro (1997), "Coming Conflict with America," *Foreign Affairs*, 76: 2, 18-31.
- Betts, Richard K. (1994), "Wealth, Power, and Instabilit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18: 3, 34-77.
- Business Roundtable Association (2001), "The Case for U.S. Trade Leadership," Feb. 2001, available at <http://www.brtable.org/pdf/498.pdf>.
- Carter, Ashton B. and William J. Perry (1999), *Preventive Defense: A New Security Strategy for America*,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 Choi, Inbom and Jeffrey J. Schott (2001), *Free Trade between Korea and the United States?* Washington D.C.: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 Christensen, Thomas J. (2001), "Posing Problems without Catching up,"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5: 4, pp.5-40.
- Feinberg, Richard (2001), "Regional Trading Arrangements: Policy Choices for the United State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Council's Trade Policy Forum, Bangkok, Thailand, June 12-13, 2001.
- Fernandez, Raquel (1997), "Returns to Regionalism: An Evaluation of Non-Traditional Gains from Regional Trade Agreements," *World Bank Working Paper*, 1816.
- Findlay, Christopher and Mari Pangestu (2001), "Regional Trade Arrangement in East Asia: Where Are They Taking U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Council's Trade Policy Forum, Bangkok, Thailand, June 12-13, 2001.
- Friedberg, Aaron L. (1994), "Ripe for Rivalry: Prospects for Peace in a Multipolar Asia," *International Security*, 18: 3, 5-33.
- Fukuyama, Francis (1989), "The End of History?" *National Interest*, 16, 3-18.
- Gilpin, Robert (1981),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Goldstein, Avery (1998), "Great Expectations: Interpreting China's Arrival,"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2: 3, 36-73.
- Grieco, Joseph M. (1989), "Anarchy and the Limits of Cooperation: A Realist Critique of the Newest Liberal Institutionalis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42: 3, 485-507.
- Gruber, Lloyd (1999), "Power Politics and Free Trade Bandwagon," *Harrison School Working Paper Series*, 99.15.
- Guerrieri, Paolo (1998), "Trade Patterns and Regimes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in Vinod K. Aggarwal and Charles E. Morrison, (eds.), *Asia-Pacific Crossroads*,



- 65-86,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 Gunter, Frank R. (1989), "Custom Unions Theory: Retrospect and Prospect," in David Greenway, Thomas Hyclak and Robert J. Thornton, (eds.), *Economic Aspects of Regional Trading Arrangements*,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 Haggard, Stephan (1997), "Political Economy of Regionalism in Asia and The Americas," in Edward D. Mansfield and Helen V. Milner, (eds.), *Political Economy of Regionalis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Haggard, Stephan (1990), *Pathways from the Periphery*,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Hass, Ernst (1964), *Beyond the Nation-stat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Higley, John (2001), "The Strategic Setting: An American Assessment," paper presented at Conference on *An Australian and United States Free Trade Agreement*, Canberra, Australia, 21 June, 2001.
- Hveem, Hegle (1999), "Political Regionalism: Master and Servant of Economic Internationalization," in Bjorn Hettne, Andras Inotai and Osvaldo Sunkel, (eds.), *Globalism and New Regionalism*, London: St. Martin Press.
- James, Williams E. (2001), "Cases Studies on RTA Developments: A US Perspectiv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Council's Trade Policy Forum, Bangkok, Thailand, June 12-13, 2001.
- Keohane, Robert and Joseph Nye (1977),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Boston: Little Brown.
- Kim, Jung-su (2000), "Korea Should Enter Free Trade Agreement," *JoongAng Ilbo* (South Korea), June 9, 2000.
- Koh, Tommy (2000), "U.S.-Singapore FTA: It's Good for More Than Just the Two," *Straits Times*, December 7, 2000.
- Korhonen, Pakka (1998), *Japan and Asia Pacific Integration*, New York: Routledge Press.
- Langhammer, Rolf (1992),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Regionalism," *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 30, 211-231.
- Lawrence, Robert Z. (1996), *Regionalism, Multilateralism, and Deeper Integration*, Washington D.C.: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 Low, Linda (2001), "Wither Multilateralism, Whither Asian Regionalism," Paper for Third Asia Development Forum on *Regional Economic Cooperation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11-14 June 2001, Bangkok.
- Mansfield, Edward D. and Rachel Bronson (1997),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Major-Power Trade Flows," in Edward D. Mansfield and Helen V. Milner, (eds.), *Political Economy of Regionalis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Mansfield, Edward D. and Helen V. Milner (1997),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egionalism: A Overview," in Edward D. Mansfield and Helen V. Milner, (eds.),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egionalis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Mansfield, Edward D. and Helen V. Milner (1999), "The New Wave of Regionalis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53: 3, 589-627.
- Mastel, Greg (1997), *The Rise of the Chinese Economy: The Middle Kingdom Emerges*, London: Sharpe.
- Mistry, Percy S. (1999), "The New Regionalism: Impediment or Spur to Future Multilateralism," in Bjorn Hettne, Andras Inotai and Osvaldo Sunkel, (eds.), *Globalism and New Regionalism*, London: St. Martin Press.
- Munakata, Naoko (2001), "Evolution of Japan's Policy toward Economic Integration," 2001-2002 CNAPS (Center for Northeast Asian Policy Studies,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Working Papers Series, December 2001.
- Naughton, Barry (1996), "China's Emergence and Prospects as a Trading Nation," *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 2, 273-337.
- Noland, Marcus (2000), "Japan and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Institutions," Paper prepared for the Japanese Economic Studies, Fifth Biennial Conference, Sydney, Australia, 6-7 July, 2000.
- Office of the United State Trade Representative (2001), *2001 Trade Policy Agenda and 2000 Annual Report*, Washington.
- Office of the United States Trade Representative (2000), "U.S. and Jordan Sign Historic Free Trade Agreement," Press Release, October 24, 2000.
- Ott, Marvin (2001), "East Asia: Security and Complexity," *Current History*, April 2001, 147-153.
- Petri, Peter A. (1997), "AFTA and the Global Track," *ASEAN Economic Bulletin*, 14: 2, 190-201.
- Pohl, Manfred and Wolfgang Pape (1998), "Japan at a Turing Point: Political Reforms at Home-and the 'Return to Asia'?" in Wolfgang Pape, (ed.), *East Asia by the Year 2000 and Beyond*, 35-100,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 Pyle, Kenneth (1998), "Restructuring Foreign and Defence Policy: Japan," in Anthony McGrew and Christopher Brook, (eds.), *Asia-Pacific in the World Order*, New York: Routledge.
- Rajan, Ramkishan S. Rahul Sen and Reza Siregar (2001), *Singapore and Free Trade Agreements*,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 Rosen, Howard F. (1989), "The US-Israel Free Trade Area Agreement: How Well is it Working and What Have We Learn?" in Jeffrey J. Schott, (ed.), *Free Trade Areas and U.S. Trade Policy*, Washington D.C.: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con-



omics.

- Rothstein, Robert L. (1968), *Alliances and Small Power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Roy, Denny (1994), "Hegemon on the Horizon? China's Threat to East Asian Securit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19: 1, 149-168.
- Schott, Jeffrey J. (2001), *Prospects for Free Trade in the Americas*, Washington D. C.: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 Schott, Jeffrey J. (1989), "More Free Trade Areas?" in Jeffrey J Schott, (ed.), *Free Trade Areas and U.S. Trade Policy*, Washington D. C.: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 Schott, Jeffrey and Ben Goodrich (2001), "Economic Integration in Northeast Asia," paper presented at the 2001 KIEP/KEI/CKS Conference on *the Challenges of Reconciliation and Reform in Korea*, Los Angeles, California, 24-26 October 2001.
- Sheng, Bin (2001), "Regionalism: Challenge for China's Trade Policy," paper presented at the 2001 APEC Study Center Consortium Meeting, 18-20 May 2001, Tianjin, China.
- Smith, Peter H. (1999), "Wither Hemispheric Integration?" *Business Economics*, 34: 3.
- Toh, Mun Heng and Linda Low (1993), "Is the ASEAN Free Trade Area a Second Best Option?" *Asian Economic Journal*, 1993, 7: 3, 276-278.
- Ulland, Sigurd E. (2002), "Ripe for Cooperation: The Sino-American Relationship Since September 11," *Stanford Journal of East Asian Affairs*, 2, 11-25.
- Waltz, Kenneth (1979),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Reading, Mass.: Addison-Wesley Publication.
- Wesley, Michael (2001), "APEC's Mid-life Crisis? The Rise and Fall of Early Voluntary Sectoral Liberalization," *Pacific Affairs*, 74: 2, 185-204.
- Whalley, John (1998), "Why do Countries Seek Regional Trade Agreements?" in Jeffrey A. Frankel, (ed.), *The Regionalization of the World Econom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Yoo, Cheong-mo, "FTA with Japan Seen Battering Key Industries," *The Korea Herald*, June 10, 2002.
- 趙文衡 (2001), 「台灣與東協締結 FTA 之政經分析——一項研究設計」, 《台灣經濟研究月刊》, 24: 1, 84-90。
- 趙文衡 (2002), 「東協與中共成立自由貿易區初探」, 《台灣經濟研究月刊》, 25: 2, 103-108。
- 陸建人 (2001), 「十加三機制開創東亞新紀元」, 《中國評論》, 8。

